

澄城縣志卷二十四

藝文三

重修雙泉院記

孫嘉賓

奕塘

澄邑西北三十里有邃谷焉循谷迤邐而入可二里許一山自東西峙羣峰環抱左右二泉溶溶流出山下中有梵宇不知何始釋覺現命徒清淮更飾之草堂甍屋不甚輝煌靜域閒庭亦自瀟灑院內柏影參差禽調律呂溪外芹香縹緲蛙奏鼓吹又有蔬畦藥圃竹徑蘆洲時令童子決渠而灌之葱蘢可悅雲橫煙銷窅絕人蹤水韻風聲隔斷塵俗儼然一世外境也六月旣望予偕客漫遊於斯步清溪躡崇嶺徘徊瞻眺顧而言曰嘻奇勝地也然淮未居之先予嘗遊矣而勝未見也今一飾之而風致如此淮之有裨於茲地也不少矣誠不懈於志而更益其奇峰益樹樹植佳異院益池池雜鱗荷院南危峰竦秀怪石嵯峨鑿其壁而益之以洞院北邛陵高厚上下崎嶇闢其隈而益之以菴淮之有裨於茲地者不又至耶淮聞之欣然揖予與客掃徑於雙泉之上泛觴賞勝笑語移日不覺月上東峰影寫萬狀客僧盡歡予亦樂甚詳其勝而書之於石萬曆六年戊寅八月吉日

暢侯修學記

邵陽

范燧

歲丁丑余過澄邑見學宮設置城外且廟宇門垣類多圯敝缺略心竊歎之謂學校爲首善之地修學實爲政所急今學宮且勿論顧當事者忍視缺敝至此是誠何心也哉果不

能爲或不肯爲抑不暇爲耶無乃時未至而姑待賢者云爾已而聞有暢侯者尹是邑首以修學爲事而倅曰戴者實佐之心竊慰焉頃之澄諸生王子諗杜子一崑持修學狀來謁予曰吾邑學宮獨不建設城內莫識所由頃議內遷而諸生楊耒輩上其事於撫臺郅公下有司議 宰邑者難惟欲姑事葺理事將舉宰以考績遷去三尹戴君者繼之方戒事致用而暢侯適至戴白之侯卽銳然曰此吾有司分內緊要事也遂促工飭料卜日營爲無何而傾者起敝者完屋宇垣墉煥然新麗學前局域逼隘無容泮池乃墾拓而繚以崇垣設以屏樹鑿泮池於垣屏之北湛然淵然以映芹鬢不惟可以興洗濯身心之思而蛟騰鯤化之祥亦隱然在其中也學路原有右而左缺於是再設一左門以剔偏滯由者便之學宮宅第湮廢已久多僦處民居非體也乃爲之儲材建置輪奐協式度不失官師瞻睹其諸生號舍無所亦將次第及之雖遷學尚有所待而相度事宜修治急要亦右文育材之大端巨務也歷稽古昔有功學校者俱勒石記之今暢侯殫心殫力功倍泛常顧可弗有紀勒以紹往昔示將來乎茲石已待鐫矣敢祈不靳子言以垂不朽予淳然正襟曰有是哉暢侯之識大體而急先務也蓋報本崇儒爲治之大體起替補闕圖治之先務自振古以來未有不由之以敷化善治者而暢侯能勇決於涖任之初敦大圖先以底厥績信乎無愧於古有光於今矣其政治之卓犖何疑哉由是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當從此出而懿風淳俗沾被流行諒無匱極且他日有鵬
舉鷲翔之彥維綱常扶社稷以軒赫宇宙者非他必澄邑士
也其或胸富兵甲運籌折衝以樹安攘之殊勲者亦不外以
文事而兼之其有裨於名教有功於官家者詎淺鮮哉回視
不能爲不肯爲者賢不肖何如噫卽能爲可以觀材卽肯爲
可以觀仁卽暇爲又可以觀廉然則暢侯賢乎哉固雖遷置
尙須待時而功效所獲卽與遷置同也况遷置之舉已肇端
於此乎噫安得後之繼今者聞風興起以丕紹夫識大急先
之偉政耶若是則暢侯之功又不止一時矣茲舉也暢侯成
之而贊厥成者三尹戴君芹實多其力若夫協謀落成以宣
盛美佐紀述者則二尹吳君相司教李君恕高君世士諸生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二二

權星曹 輩也嗚呼是不可以壽諸石乎二生唯諾歸而記

之暢侯孟樂山西河津縣人起家鄉進士萬曆六年戊寅

暢公增修城隍廟神樓記

路 車

邑城隍廟肇建於唐正元中廟之前故有二樓厥後毀其一
獨存其右者亦凋泮幾傾廟嘗有重新而樓以功鉅未之及
也邑侯暢公諱孟樂號念川以河津鄉進士視篆於澄五禩
矣每謁廟輒太息今歲壬午行春祀之禮會士庶咸集迺嘆
曰治民事神有司之責惟神爲一封之主國家捍災弭患爲
生靈蔭庇者在此顧貌弗飭而聽其坐廢慢甚也慢神者虐
民之徵曷用官爲諸士庶頓首前曰侯言及此澄之福也我
輩藉神庥以生以甯思致力於神者乃其素心往惟苦於賦

重役煩欲爲弗瞻耳比來我侯軫恤者殫思調劑者多方逋賦均矣繁役蠲矣兇慝良善漸以化而以興矣冗費敝墜旣剔去而更新之矣士氣民風漸有起色皆侯之賜神之庥也于茲弗爲復何俟焉侯曰其然乎吾當捐俸以倡厥工諸生杜一岢耆民楊榮關潼等卽以侯意宣諸四民不移時願輸者肩摩趨事者子來暮春經始而初秋告成一大樓首出中峙左右二樓如翼砌之重臺覆之甍瓦複道行空畫棟連雲煙霞幻昕夕之狀嵐壑殊晴雨之圖接綠原而俯碧澗答遠響而引清風巋然一奇觀也徵予記其事予惟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於民社無裨徒取嘆於勞民予邑地勢自東而下翩然急如駛馬邑庠建于最西而厥廟居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四

左不得此雄鎮則翩然者無所控制奚以壯形勢而聚風水三樓旣峙則東自梁原禹門諸山蜿蜒而來入我幅員龍蟠虎踞太華直對其前巍然屏樹中條環列其左擁如拱揖而且澗泉遶綠壺山送青形家者見之皆曰風水團聚矣裨益學宮匪小先是士子科名寢息今歲登午科者一人破厥天荒自是風物昌隆人文炳蔚曷其有已至如葑屋編氓敕明旦而懍彰瘡之威官師士僚睹象魏而生敬畏之情則斯樓也又未始非齋戒神明之一助耳異日當有指公之樓如召之棠者何可無貞珉以垂于不朽萬曆十年八月初旬舉人路車記

徵賦記

路車

徵賦記者紀邑侯陳公徵賦有方足以信今傳後云也我明
祖開基則壤定賦若糧與站迄有定額顧澄邑環亘百里山
谷居其半賦數盈籍而田日衝沒故賦視他邑爲重民乃疲
旣而別縣姦民詭告代納又增稅千餘久假而不歸故重爲
最疲乃甚重之中田有荒治稅以倉運殊色巧避有隙而宿
算者籍爲賂市則輕者多在奸饒重者偏歸愚細站惟取盈
于弱順至頑梗者竟已之愈肯輸者愈負累孰不願爲竟已
者乎弊以不均滋害以偏累甚累斯貧極斯竄及其竄也并
其田而遺蕪焉又爲居者累此心肉歲剝而積逋如故撫緝
時厪而廬社寥落訟煩事猥風悍俗惡凡此由也官茲土者
少垂寬假卽下考陽城試勵鞭箠而毒蛇苛虎之聲遂騰焉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五

嗚呼亦艱哉

文林郎青縣知縣馬公墓誌銘

屈灼

青縣知縣馬公諱自渭字應周號金川澄城人漢伏波將軍
馬援之裔援系出馬服君以爵爲氏代有顯貴公高祖諱圖
舉人山西陽曲縣訓導生駙舉人代州知州以文學與修憲
廟實錄知州生躍如山西都司斷事以子貴贈文林郎配權
氏封孺人贈公生徐東昌府通判配王氏封孺人封公生男
四長自河大學生次卽公次自渥諸生次自滇公生而穎異
嗜讀書日搜獵秦漢以來諸子史百家言昂昂然有雲霄之
志後偃蹇有司試者數數而能不以戚忻見貌益砥節於學
久之遊大學交海內知名士文學以進乃竟不第庚寅謁選

得青縣令至則造請士大夫延見父老問所疾苦設條教裁
冗費捐煩苛招撫流移千餘家歲時循行鄉落勸課農桑開
墾荒蕪因海負澤聽民便利月朔則延接諸生講說經義攷
問德業彬彬然奇瑰之士甲三輔矣邑當南北午道冠蓋相
望又多中貴人公接遇以禮謝絕需索不爲脂韋態供用以
紓 人劉一中侵宣府餉千餘金亡匿徐定國所公極力索
出卽置於法不爲貸富民戴棟爲奴白得臣所弑累二十年
未白一訊卽服民頌神明有廣漢元禮風滄州總督劉家失
金二千屬公戢捕公廉得其僕與尼交關狀盜得而金盡出
其風力摘伏卽鄰境猶賴之縣有官鹽爲百姓蠹者百年公
請之鹽臺歲輸課二十金自是官民兩便潞王之國道青供

用羨金一百數公請之督學賑貧生曹志學吉申暢等毫無
所私公治青大要以寬民力恤民瘼爲急至勘水災應發官
廩府以備倭故持議不決公毅然曰我民父母也奈何坐視
其死立開倉賑之達之直指直指弗罪也爲令四載惠政多
端人咸謂通顯可立致無何以正忤鹽運使者阮尙寶坐他
事中之持衡處公散地公翻然悟曰鴻鵠九天鷓鴣一枝各
適其適耳須富貴何時遂飄然而歸公性孝友淳篤事二尊
人每先意曲承兄弟怡然白首無間教子勤儉卽錙銖間未
敢屑越室無妾媵夫妻相莊終其身不變卽冀缺弗過也處
人坦易洞達絕口不道人過鄉黨稱溫厚長者有賈客王化
疫旅舍中且死公爲藥餌飲食之得不死公歿卽途之人靡

不爲公傷悼灑泣者此足以知公矣公負奇抱璞起家爲令甫四年解綬而歸方結廬浚池種竹栽花爲東山金谷之樂而彼蒼乃奪之年嗚呼痛哉公以萬曆二十八年三月初六日卒距生嘉靖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得年五十有六配權氏蚤卒繼白氏生男一鵬大學生娶權氏女一適滎河縣知縣謝賜紀子諸生台署俱白出鵬以今年十一月二十日葬公於城東三里之原屬余爲志銘曰治命也余安得辭銘曰余曾識公誰謂公蚤逝余曾器公誰謂未竟厥志公之德玉潤金剛公之名山高水長公其瞑矣後嗣將昌

鄭節婦孫氏傳

韓城

張邦俊

墜井婦者三雲縣倅孫公女也倅諱嘉士字名彥號翼澄娶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七

王氏宏抱俊才應點朱衣數奇命蹇竟外孫山有奇氣尙節義生婦於隆慶丁卯十二月初七日質婉氣瑩不類凡兒自孩提以至笄字未嘗輕一言笑嘗聞父敬戒從一之旨若有契者年十八擇配邑庠生鄭柄恪修婦道大爲姑氏眷注相夫苦學期於大成不憶穹蒼靡佑夫病作婦供湯藥滌便溺焚香籲天誓以死代未幾夫病篤甫屬纊而婦忽不見姑急索已墜南院井矣姑急呼家僮數輩至井聞井中有呻吟聲姑大呼曰婦勿死婦有幼女婦死誰爲乳之吾老矣婦死誰能事之井有垂綆可攀而上婦依稀唯唯家僮輩挽綆而婦隨上得不死初婦之墜井也井深三百尺水深丈餘婦墜水底俄而躍起水面面有垂綆綆端一桶婦足履桶上乘綆而

升比及井上衆方挽婦髮提身而桶柄忽折桶落井中夫墜
井水深丈餘必死不死而躍起水面乘桶而升桶柄折必死
身出而柄折桶墜嗚呼異哉嗚呼異哉婦出井握髮整衣一
如常態纖無撲損伏夫屍下哀號如禮期以事姑乳女事竣
方死已而幼女殤又百方覓死姊氏憐其孤分其女以女之
媵氏恐其斃分其子以子之姑氏哀其苦倍其愛以撫摩之
方是時也按夫柄生嘉靖四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萬曆
十七年四月初四日死方若干歲婦至夫死方若干歲人意
其年少孀居節恐不堅婦則勉操井曰勤績紡事姑終身卒
以壽終子媵子鄭豪俊娶婦生子卒承夫祀今年三十有七
終身概可卜也邑令高君扁曰貞靜超塵教諭楊君扁曰烈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八

義可風後主簿王君舉人署教諭文君咸有題咏予遂按狀
作傳著詩并錄諸公題咏以傳

晉府教授葵庵王公墓誌銘

韓城

張邦俊

按公諱寵字子遇別號葵庵曾祖現祖揚父奉道皆農隱者
也公昆弟三人公最長穎異夙成父奇之因離家塾教焉總
角遊芹泮以爲天下大事可唾手得者遂負笈敝邑從余梁
峰兄學數年間畫餅惜晷珠含璞負族先達冢宰公每逢人
說項余若兄顧遠遜者也隆慶丁卯間公考上等應補新廩
時有考復張姓者恃老攙越人皆以爲必白督學而公則淡
如也後張謝以金亦婉卻之嗣是累科點額卽小試亦不前
公之相知咸咎公且訝天道之不平而公卒淡如也時父母

年皆八旬公因歸闢書屋以便菽水門外執經者沓至公每教必以沈靜爲主絕不沿佔畢習故門人景從博士弟子甚多且楚楚有聲公因讀不暇耕有田佃鄉人其人負公租並隱公田公理之官則繩以法公又憐之並田租復與之以佐贖緩聞者無不嘆服距萬厯己卯歲翼軒李先生視吾省學始識公而前應得未得之物始爲公有焉時公年踰不惑議者咸以爲鄉薦 公自裕焉明經一途或無及矣乃己卯距壬寅不二十餘年公竟經選前之咎公者又以爲公拙於廩而巧於貢余則以爲天實報公之讓也入銓天曹授四川昭化訓導其庠有羅生者以起貢故爲司諭扼忽諭報羅劣公攝學篆遂曲處之羅貢入天府逢吾鄉宦遊未嘗不詢公

起居且垂涕也又有王生者善文而梟先是廣文率仰面視之一日公睹其蹲踞態對衆責之王跪謝焉自是改行爲善越五年陞吾省西和教諭時學院索諸生劣行亟縣尹有欲中傷者諸生求救於公公慨然曰若等原無惡行吾何敢誣人以媚上官况吾墓木拱矣暇作媚人事耶是時他庠報劣者各不下三五人而西和自無至今和士有二天頌先是西和業易者苦無宗指公至爲之演說河洛秘旨手授參伍錯綜至今又有關西夫子頌繼轉晉府教授公致仕歸時年七十有六矣翛然林下縣尹敦請鄉飲大賓始一就之後固辭人以是多其養孺人焦氏公繼室先配李氏未三年逝淑誼無從得考故不著孺人性行純懿克盡婦道公少遊梁韓間

翁姑甘旨衣服皆賴以無缺紡績伴夜讀和熊佐義方料理家務光世雅閒丈夫所不及者也以故公初寒素中年饒潤孺人之力足多也生子三應運補增廣生先公卒娶白氏誓以死從俟男國俊娶李氏竟踐初盟俊尋補博士弟子女一適本邑生員權時昌一適本邑劉輝基次昌運授禮部儒士娶白氏繼權氏男國柱國英女一適本邑生員賈藍玉一聘本邑焦養聰之子焦趾又次熙運亡公生於嘉靖十九年十月十六日亥時終於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日辰時孺人生於嘉靖二十年二月十五日寅時終於泰昌元年十二月初七日午時卜吉於天啟元年二月十八日巳時合葬公孫具狀懇余爲志銘稔知公者義不容辭謹據實述之並固陋亦不辭云銘曰鐵硯徒穿兮未竟公之苦心懷沛澤晉之兩邑人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十

初入諫垣疏略

韓一良

臣閱邸報見皇上平臺召對時有文官不愛錢一語大哉王言絜治平之要矣試問今之世局何處非愛錢之地今之世人何官非愛錢之人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愛錢乎何者彼原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據臣所風聞一督撫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縣并佐領之求缺各有定價貢監及吏丞之優選俱以賄成而吏部之始進可推也至科道兩衙門亦半以此道得之館選亦然臣之風聞如此臣起家縣官而今居言路如以兩官言之則知縣

爲行賄之首而給事中爲納賄之魁諸臣言蠹民者俱歸罪於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烏得廉州縣之俸薪幾何而上司行票或提取或醜送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登紙贖衝途過往動有書帕多者十兩以上少者十兩以下欲結心知者不在此例一年之所過不知幾多至巡撫彈壓一方巡按代天巡狩一經薦剡每謝金一百兩旁薦五十兩其大例也而近且浮於例遇考滿朝覲有費至一二千三四千金者夫此銀數從天降乎從地出乎而欲守令之廉而不愛錢乎至於科道人號爲抹布解曰只要他人淨不管自己汙臣惡此名奈不愛錢而錢至矣據臣兩月內辭卻書帕計五百有餘金以臣絕無交際之人而有此餘可知矣此猶爲有名之餽而臣則懼其以皇上之言路爲嚇人之腐鼠也若操一愛錢之心錢當流水至矣臣仰承皇上不妨盡言無隱之旨俯思臣以天事君之言就文官不愛錢之天語不顧犯世之共忌共諱滿盤託出伏乞皇上大爲懲創訪其愛錢而納賄之尤者逮治追贓一可以砥臣節一可以助軍餉并嚴敕督撫代巡諸臣薦賢原以爲國何以因而納賄部院科道諸臣內外止此俸薪何爲受彼阿堵使諸臣以後視錢爲汙懼錢爲禍或勸廉懲貪有詞而可幾不愛錢之世界矣若止曰該部申飭行而已也臣未見其有改而禍且中於臣矣至開之有源而導之有繇臣猶未敢深言也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乾初九曰遯世無悶至乾上艮下直命曰遯爻嘉遯吉肥遯利尾係俱得厲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至言舍藏言不悔言窮居皆津津不諱噫此聖賢之遯也至愚不肖冒濫甲第作令七年幸邀一命衡人者不愚不肖置之耳目之班庶幾樂行哉奈致主無術格心有乖一再鳴而蒙嚴譴欲不遯得乎哉顧愚不肖之遯也將趨岳山靈笑將赴淵水伯羞乃踰羅原尋幽鑿崖爲洞退藏於密前聚水爲泓殺草爲圃時惟一
二髻亂友話心其間外卽有問者多不得其處於是刑瓦而署其額曰遯窟蓋自比於內溝云此愚不肖之遯也不嘉不肥有悶有悔此窟不能爲愚諱余亦不能爲此窟諱

邑侯傅公重修文廟記

韓一良

皇明飭天下郡邑祀孔子於是郡邑占形勝地立廟廟次左右爲廡以居先賢先儒謂之學宮士子視爲發祥所澄學舊在邑城西門外地處荒僻發祥無人卽以科第論自國初至萬曆壬午鄉舉間科而發制科則二百年間止得一人戊子有上台臨城謁廟嫌其外於城而脈不旺屬士子遷之士子得是言遂冒罪遷城內東偏巡方署中延至癸卯余始破新學之天荒繼而丙午有人間至乙卯孫君士髦再舉丙辰巳未余與孫相繼成進士澄士稍稍眉舒又間至崇正戊辰辛未王君廷賓拱極兄弟後先聯捷其鄉舉視前不少加而制科則駸駸乎勝矣廟貌摧殘日久余與孫乘未謁選廷試之暇同未貢白君堯典故邑父母商城陳侯璧修飭之翫浚泮

池樹柏十餘株較前改觀乙亥縣破於流寇焚及東廡父母
傅侯向保全鎮平內鄉兩邑素晰地脈移治澄起敝維新指
此廡曰縣令司一邑政教學宮爲政教首地豈忍視其灰燼
奈殘破之餘庀鳩無策何輒轉爲計於捐俸外罰代捕之病
民鄉飲之玷學者出其貲擇人董構不數月輪奐一新比舊
爲麗士民不知有工作先鑿井二面於櫺門左右隨緝明倫
堂之已頽欲起尊經閣之未有命廣文王君淡君萃生童課
業以興學造士爲已任澄原土礲賦重兼學校不振以致民
悍士荒從此修建後或者士望而就觀型各臨師保民望而
服雅化率還忠信日漸月移悍者柔荒者闢相安於絃誦耕
鑿而不致爲桀驚莫可馴擾之俗端有攸賴矣倘承科第彙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十二

如翊羽國運處名儒而出名世嗣有臨澄者睹宮牆之巍巍
視人文之彬鬱曰此傅侯之遺化也倚歟休哉侯治澄善政
有不止此者澄被流寇之破者再矣城可踰而濠如平地固
難爲守也侯捐俸築鑿之厥後寇至卒莫能犯民賴以安舊
城中無井守城之民與賊對壘者多時而渴不得水且有禁
之飲者民卒解去而城遂下侯鑿八面以佐民急曩時民苦
鹹水不可飲者皆變而爲甘泉焉他如減閒稅而居民免割
肉之迫官圍馬而驛使戢鞭扑之慘息壯士而閭閻無戍役
之擾禱雨而甘雨降祭風而狂風息襁蝗而蟲蝗滅種種善
政皆傅侯修學之緒餘根本處得力而節目次第舉之者也
豈容更僕數哉王淡二君曰余等學官也請記其言於石而

列於學之廡下使後之俎豆學宮者咸寓目焉余雖非工於記者念起家此學舊矣前此遷修俱未錄其事遂援筆書之不顧傷手傅侯諱應鳳號乾菴壬子科舉人浙江山陰人崇正十二年己卯

先嚴路公行實

路世龍

路氏族遠不詳相傳山西潞安路家元末亂至澄而籍高祖諱金高操行經子史強記研性理更精比貢期邑強有力覲有半夜之走高祖心識羣書信宿徧撫掌笑言果無公道耶有則輟之而已試督學使曰文有定價其從昧乎迺貢督學使唐公龍也仕豐潤簿匝歲卒于官其廉志傳之金子諱雲遠寡兄弟讀書有造以貧而孤廢業邑人傳頌以爲拾金不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十四

昧金主則業善里大戶也後以子登賢書膺壽官終雲遠子諱車先王父也穎不五歲能聯句音律暗叶有神童名弱冠舉嘉靖辛酉科名節自好博洽善文章詩賦詞曲至於彫鏤丹青之妙俱人不能學而書法到彼矣迄今士人拱璧奉之也仕刺威州倅敘州府卒于官前後十年宦囊橐羞澁其利民愛物在蜀有口治也在秦有目治也祀名宦鄉賢王父之仲子爲先嚴諱從度字仲範號兩齋而母恭人楊氏邑故正德庚午舉人雅州守楊庭子廩員木之女也先嚴兄弟六人長從廣大學生官判寶慶府以詩畫名家曠爽大學從康生員從廉從序從應弟也先嚴體貌魁梧器宇恢宏性慈約不屑瑣無媚骨易經受自王父方舞象卽補博士弟子員不耐

繁囂距城十里許有蔡家河壑石竹木有幽趣築精舍居焉
種竹蒔花枝頭鳥語波底花飛雅有逸興讀書則霜鐘寒雞
酬和終宵不得旨不休工楷體不好弄不以父貴鳴侈衣布
食蔬澹如也它多兄弟者多短長於父母之側先嚴不爲實
不忍也隨王父遊三巴溫清問視心力兩竭不以父祿爲自
封望王父不以兒子待老成眎之矣王父贊畫播軍瘁成病
侍湯藥嘗而後進衣不寬帶目不交睫者兩月窺其難藥敘
北山有元武祠撰文泣禱以代請文存革王父心六子從應
其生少也屬之曰以應貽兒好眎之無吾愁遺且扶櫬苦事
兒身之矣終哭踊凡幾日夜不粥不起敘守有胡公者偕通
判王司李周慰曰子哭痛哉蜀道天下險兼以琴鶴無贅縱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十五

不自愛如萱堂何如父柩何請自圖之對曰不孝孤聞命矣
強粥杖起扶櫬歸郵置之惡山水之險備嘗之矣抵里鬚間
焦然也葬如禮廬墓三年手植松楸足不履市而執經逕請
者踵踵也青子衿多出於門下脩脯不備不問有貧者翻以
膏薪資之兄子世美舉崇正癸酉亦從門牆時縣學欲以孝
上聞謝曰是求顯也非我所爲事寢事其母恭人楊氏時鮮
難得者必致依倚膝下無異爲兒時言動不妄豪強侵侮不
理論誠恐忿言相加有傷母心母病終其扶持哭踊年雖壯
邁痛哭不減于事父時事伯氏別駕公敬有禮一飲食不問
離四弟俱以胞弟受業愛不識計較一以和樂處六弟從應
更費提攜昏產學業多方曲成以父命也居家庭不嗃嗃自

嚴丈夫子世龍一人教先行簡以敬以恕以約曰人無今古未有恣肆不開門教禍者又曰精細莫盡糊塗便了又曰福有成交量享福溢量福盡禍來餘量受福量留福永有妹子適馬氏連塢而居少寡值有蔬果脆滑不延至不食甥鳴霄未受顧託而獨爲其難霄果成秀才立二子矣友人張恭貧不克赴貢中有葛藤事爲出資效力助其成貢而宦歸不德色不券責也路同科共筆研貧極生給薪米死爲殯斂之具石攻玉亦共一窗其死也早遺孤石翼鳳相託教撫成立此略也接物不是非其口不反覆其手見人每大笑一場事有可憫泣而出涕昭雪官府解紛里巷寶穡力農歲之所入以恥費頗羨以所羨者匡乏貸不見償不徵求也所以鄉人有老

佛稱云且有謂佛圪塔者蔡家河佃戶之頌僮僕輩用其愚拙不唯不敲撻卽罵亦不口初爲諸生幫增廣以高等隨計吏不遇游大學入燕闈又不遇已而歎曰男兒事竟如此矣宜奈何其出乎不然人謂我覆拙也勉赴銓部筮仕宣城縣主簿宣臚地也口脂易潤概謝之以清時邀江南名流爲敬亭宦隱與飲者江右千子艾金陵不顯何其人也治宣不忍鞭刑職催儲以紓不及限當事者促之拂衣而退曰若是乎宦道之不卽人心也旣子其民而鞭刑之忍乎林泉自韻薛荔自鮮浮絆何爲不期期決于掛冠甯國府守留文曰以長者就卑官政宜策勵以圖上晉奈何以松菊動念耶宣令留莫挽扁之以林下一人會元湯公賓尹爲撰卧轍文士民擁

留舟行三日始達竟擔頭無江南物名人書畫蕭蕭驢上而
已還里人有少之者曰宣善不載得久宦自妙何急歸爲答
曰善則善矣總出於民病民以求富天其永福我乎辭富是
辭禍也里人語塞與世法愈澹卽家計亦以罔聞知付之不
論少長貴賤邀飲卽往飲不醉適志而已門積風雪庭有餘
閒時齟齬北窗作羲皇以上人崇正辛未二月十五日卯時
無病端坐而終如生時世龍以公車客都門不言及亦無後
事之屬嗚呼痛哉先嚴往矣家庭日用之行亦家庭日用之
居未有譜往何能紀紀記信也謂言不信則澄之爲口耳也
衆矣

李烈婦呼氏傳贊

馮翊

王洪祖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十七

李烈婦呼氏徵之時莊里人也父曰應貞闔鄉丞母曰杜媪
出故廣陵令一尙丞無男子婦生而幽閒貞靜言笑不苟相
攸得邑人李志承子朱蓋委禽焉婦有至性時對父母而泣
生子不生男豈能長繞膝下哉于歸爲李氏婦相夫勸讀機
杼呶唔聲相雜也申旦不休朱蓋以是爲博士弟子員事尊
章孝如其母而章則繼叔郎有欲析箸異財者婦不可吾夫
妻年事可經紀門戶奈何以少子累翁姑拮据卒瘞里人賢
之朱蓋邁危症婦知其不可爲也晝夜侍疾血淚與湯藥同
煎崇正甲戌仲秋革而訣婦從一而終若所習聞吾逝矣女
德不爽遑恤我後婦痛而絕絕而蘇君子知我狗彘我乎當
是時婦有遺腹翦髮割耳以見志爲此一塊肉未敢卽從地

下若免也男君之幸也妾敢憚勞事不可知髮耳俱在殉豈忘心於是忍死自護庶幾誕彌厥月秋季竟以哀傷墮胎則婦望孤時又疑媵有身先君子血蔭無斬若子吾子豈必屬毛離裏哉已而知疾也非孕也則望又孤死志遂決不可復回婦之父母逆而歸與其鄰嫗慰解百方應之以笑旋復大哭翁姑有子儀特無後久淹人間世而使地下人謂未亡人寒盟乎防者甚周不得閒也冬孟望日攜一婢視翁疾抵其夫家簡笥以絮衣授翁姑莫識其意越三日漏兩下卽枕自經同寢者覺而起視氣已絕矣顏色如生五日不敗博士弟子員若而人鄉紳韓給諫一良孫僉憲士髦若而人聞其事於有司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十八

贊曰死固難處死尤難下宮之難客忠趙氏者謂死易立孤難烈婦忍死委曲以延夫祀天不胙李朱蓋餒而圖難不濟以死繼之又未可與輕生殉名同日論也朱蓋以婦不朽丞之夫婦亦不朽李氏子死賢於生人之顯親揚名豈必鬚眉丈夫哉爲傳其事俟觀風者采焉

封文林郎鄆陵縣知縣敕我王公墓誌銘

王洪祖

余家鎌山之陽去北澍王觀光居六七十里知觀光並知厥考封公公之卽世也會觀光以治鄆陵永城績考最在京邸僉謀不銓衡則諫議而訃音且至馳歸襄大事以母之故死寇難於戲公故考終命奪觀光何速耶公中子延翰將奉公新兆以其嫻戶部康君景岳狀徵余銘余不能銘爲公銘可

不愧也公諱崇典字敕我世居北澱之路井村曾祖良輔以素封大其家言動必於儒者祖守身孝弟力田年滿期頤父詞入博士弟子籍娶于趙有丈夫子四公其中也公少敬敏有大志加以攻苦文采煥發學使者屢置高等戰省棘屢弗捷因以其學教觀光觀光蚤夜孜孜惟恐不克若公願未幾丁卯論秀戊辰遂成進士初令鄢陵適今天子登極得封公如其官里閤以爲寵公乃瞿然曰夫人之所榮者獨官也乎哉使若能其官無負國光老夫始無驟貴之懼耳否則重之憂也觀光用是益懍懍然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恐或遺公羞當事者賢之移令永城永城眎鄢陵繁劇數倍公更瞿然曰盤根錯節乃別利器若利器也乎哉行百里者半九十敢少

弛耶觀光用是益磨礪自豎而循聲播中外矣公性孝友事兩尊人備極色養兄弟怡怡伯兄所遺子已子子之雅能作人出其門下者皆有造其言笑不苟而意常有以自下先是公之宗多才子嗇於年不及成名公精堪輿家言於莊東南起文峰科第遂蟬聯焉亦可見公之一斑云娶於張封孺人子二其一廷賓觀光也娶諸生所見曰張氏封孺人其一廷翰也增廣生娶於耆民策曰鄭氏並張出二孫一鉞嗣賓一鈇並翰出七女子孫賓出者四一字康體謙戶部君子也餘未字翰出者三一字諸生白日新以寇難殤一字諸生范鍛子參政羅岡先生後也一未字公生于嘉靖乙丑十一月初一日卒于崇正甲戌十月十一日享壽七十以今年丙子嘉

乎之廿一日葬窆頭鎮東岡銘曰詩稱挹注匪必其身力學能仕國寶家珍君子有子令聞不泯

九轉山居記

孫士髦

余有別業在邑之西河倚山臨水花繁樹茂原爲宦家子所築旣售余因其舊址稍增修焉自入門至絕頂轉折九所余居其中學元學故取名九轉謹記其概如左出自幽谷傍柳堤而行百餘步始及門由東入轉而北爲觀蓮庭鑿池二面狀若雙眸石橋界於中庭踞其上凭闌注目青錢疊疊綠波間風過雨來瓊珠圓映此一轉雅觀也甬道直入有堂南向舊額有長春字今因之紅紫滿園香風繞座西壁飛泉瀑布潺潺從簷下流直達於荷池賓朋燕飲必於此處庭後修竹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二十一

覆石綠照庭中層階而上臺名作霖東面溪流宇不盈丈水出龍身座下石龍口承之以甕復潛行繞祠外從地湧出引而致之以灌葡萄柏竹亦景之小巧可翫者轉而西上芳亭翼然四圍有碧梧翠竹青松緋桃枝柯交加於簷阿春華秋實碩果離離時來解衣盤桓於其中明窗四啟清風徐來聽禽鳥之上下發清夢於羲皇園中景無有麗於此者題曰泠善彷彿禦寇之清風耳迄西不數武綠水澄泓方塘半畝其源導自上流遍溉園中穿龍祠注蓮池皆此派也土山拳石突出水中浮梁而過草亭小小覆其巔石爲案甌爲机高柳參天金鱗躍波楸枰對客茗數甌令人有蒹葭秋水想因名曰宛在峰云自此以上愈轉愈高矣山腰之間瓦屋數椽

曰倦還庵中具牀榻閣帳凡登臨至此必休其足力然後躡
躋卽自絕頂而還者至此亦必小憩倦還之取義以此穿崖
爲穴元幽數丈始達於吸陽洞浮屠峙其左鑿井其右以下
汲池水旭日始旦光射洞中蒲團趺坐覺一心不動萬籟寂
然眞靜息佳地哉北行西轉出自穴口豁然廠爽者文明軒
也帝君像塑於洞中廈三楹建於外書生於此爲文會青松
翠柏羅列其次視吸陽洞眼界爲一寬矣橫走南邊地勢漸
峻形類太華之蒼龍嶺山華野卉紛雜路傍捫枝披茸幾喘
息始至峰頭則大士洞巋然在焉額曰廣毓因其舊也山形
從北來而洞向東隔溪七嶺西朝若俯伏狀倚杖下視煙波
盈目每當春和秋爽月白風清時振衣其際朗吟唐人溪流
碧水去雲帶清陰還之句聲撼半山鳴谷應不復知此身
更在塵世九轉之居至此觀止矣棲遲樂飢此外何求妄效
晦翁武夷棹歌爲九轉吟知不成詩聊以記事云

淨土峰記

孫士髦

淨土峰余之山居也距城十里許喧囂旣遠足音甚稀四圍
峭壁千尋谷裏羊腸一線以其原無砂磧故取名淨土兼借
釋氏言以寓禪修微意云舊友諸君從事於斯習舉子業已
而資笈來者日衆峰之上穴土爲洞比比而是前此里人爲
之以避兵諸生牖戶而居焉不椽不瓦可炊可息于以容膝
而呷啜甚便也文會約成乞余言以弁簡端余惟淨垢殊塗
不關境也舉世皆濁土乎何咎雖然淖泥中自有蓮界豈須

向西來乞淨土哉姑勿元談浮屠尼山之老不嘗曰素位乎非淨何能素素在何位之能點豈惟不點純白照耀位且藉以增馨焉而不見夫桑樞甕牖環堵蕭然令鮮衣高軒對之而色沮乎而不聞夫位至三公不開產業並子若孫俱以清白二字見重乎吾存吾素吾抱吾淨視窮通變遷不啻寒暑風雨之序矚然者隨處有餘地矣諸君子于斯峰乎棲身願推斯義以盟心毋淄而行毋穢而腸纖塵不住湛湛中央抒爲文藝玉質金相見諸事業樹美流芳念哉淨哉茲土有光崇正甲戌一陽來復日

處士思園孫公墓志銘

孫士髦

髦旣謫居三年長兄思園公卒於家治喪如禮且葬義不忍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一二十一

沒兄之善謹據行實鐫石以志不朽公諱士良字文穎別號思園世居澄之故東里要顯村按家譜孫氏一族其先不知何方人鄉里傳呼爲陵東孫家自始祖以來歷七世而爲先王父諱萬生二子其次則爲先大夫諱繼正敕贈承德郎戶部福建司主事公其冢嗣也生于萬曆二十年壬辰二月初八日子時長髦一齡同出先慈惠太安人公生而軀貌頎長心志耿直習儒業未竟頗適情於詞曲暢飲高歌陶陶然不以塵世利名累其心天性孝友事先大夫能得其歡心鴈行間雍睦和樂始終無間言好交端人然諾必信每以天理陰鷲相勸勉綜理家務豐儉得宜不屑算子母競錐刀百畝耘耔衣食之費裕如也甲戌歲饑公慨輸多金爲闔邑倡全活

甚多頌聲藉藉里巷也至於贍族濟物助婚施棺不吝已貲不責人報蓋惻隱滿腔附俠氣以行之雖古君子何多讓焉奈生平多疾至丙子秋轉劇忽一日呼髦前曰蒙汝過敬方期老相依倚中道而離命也兒女子輩尙煩提攜彼時髦等飲泣相寬勸進藥餌公毅然曰死生大事聖賢不免當此多難時偃然寢于大地何不快之有言訖越數日而逝則崇正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丑時也痛哉嗚呼修短數定况兄慷慨明達子成孫立含笑歸泉夫復何恨獨是不肖髦以坎壈備嘗之身提誨瞻養惟公是賴悠悠蒼天乃不憖遺而奪之速使髦踴涼抱憤歌杖杜而涕零則造物爲有遺憾耳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白氏早逝今殉葬焉繼娶張氏子錫增廣生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一二十二

女三一適惠世渥一受張門聘一受党門聘俱張出側室楊氏生女一方四歲未字孫女一孫男佛佑兒克昌厥後善人之食報意有在乎卜以本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里南祖塋之次不肖髦揮淚而爲之銘曰豐于其德嗇于其年年雖天限德可長延余銘公墓用志公賢嗚呼公亦可以瞑目于幽元

文林郎兵馬司副指揮使孫公墓志銘

崇正丙子夏從兄兵馬副使祥吾公卒于長郎別駕之官邸別駕閒關跋涉扶柩抵里向余泣曰嗚呼我父已矣一生苦志懿行惟叔翁知之最悉乞爲志以送其歸余相視涕零自維沐公恩愛倍諸兄弟數十年亦步亦趨壘篋無閒痛公不

獲大展賁志以歿敘述芳躅以勒貞珉余之責余之心也雖固陋何敢辭公諱士鸞字國楨別號祥吾世居澄之要顯村按家譜孫氏之先其遠不可考國初時家于澄者爲始祖太公歷七世爲先王父諱萬醇朴多陰德生子二長爲先伯父澗泉公諱繼德軒昂慷慨號奇男子娶于李生子五公其仲也與三兄儀廷公出一胞公生而穎敏廣額長髯動有威儀天性孝友秉心正直與人交然諾必信坦坦不設城府至遇公正發憤屹然泰山喬嶽不可轉也好讀書必研窮理要爲文藻麗淵深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冠諸生四上棘闈竟艱一售公食貧攻苦志不少輟更嘉意誨人游門牆而成名者指不勝屈卽駑鈍如髦獲叨科名皆公磨礱提誨之力也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一二十四

力也光廟登極之年公膺恩選入大學謁選吏部授西城副兵馬指揮使理繁治劇冰檠自矢城使者器重之禮遇異於等倫無何同官某與大金吾某有恠金吾假夜禁中傷之五城被波累者九人公與焉都人士咸爲公冤公掀髯長嘯怡然義命自安掛冠長往依然寒素是時長郎亦以恩選判楚之德安府迎養官所者歲餘雖色養交盡而公已頽顏食少矣慟弱孫之殤遂寢疾不起訃音傳布德郡六邑士大夫以及編氓誄詞連章悲悼異常蓋別駕佩服庭訓施惠政於地方兼以寇騎雲擾凡征繕以固圉者勞瘁備嘗故輿情感別駕因感其所自出共怨天不憖遺致速別駕之行也嗚呼痛哉以公德行文章宜享顯名厚實旣以數厄文場復爾屯遭

仕路令人致疑于天之報施意者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冥冥
中有微意耶公娶李氏自結髮以至白髮琴瑟允諧生子三
長鉉卽別駕娶生員白冒女故大同府判梧岡公孫也次錯
娶惠邦俊女繼李君義女繼賈一秋女三鍍邑庠生娶張西
銘女女子五一適白其蘊一適賈國璋一適任應誥一適楊
應昌一適曹昇俱李出孫男二延祚聘生員惠世芳女鉉出
繩祚聘故寶慶府通判一元路公次子守備世光女錯出孫
女一字李棟子錯出公生于隆慶庚午八月初九日巳時終
于崇正丙子六月二十九日巳時得年六十有七卜以丁丑
臘月廿七日葬于里之南岡下弟髦揮淚而爲之銘曰品之
粹芝蘭其芳德之豐圭璧其相疇有植而不茂疇有蓄而不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一二十五

彰行看賜璽書而褒贈兮泉壤以光何以知之曰知之以不
忒者大造之主張崇正十年臘月吉旦孫士髦撰

給諫韓公墓志銘

孫士髦

憶中秋前一日余友給諫有懷韓公偕一二知心攜酒訪余
共盤桓於山園松菊下也時公雖感微恙神采如常別去踰
兩月而公卽世邑人士無間親疎同切哀悼公子繩武等居
喪如禮旣卜葬期持族孝廉君適晦所撰狀求余銘其墓石
余覽狀實悲且愧公之名滿天壤行潔冰玉豈譎陋能表章
萬一但誼屬世好數十年把臂論交凡亮節芳躅或狀所未
及悉者余悉之痛茲長別忍弗勉爲銘以送其歸乎公諱一
良字象儒別號有懷世居澄之西觀村其先籍洪洞唐宋以

來名公巨卿難以枚舉國朝則戶部尚書忠定公文勲名彪炳來居澄者遠不具述諱泰者爲公高祖泰生志緣志緣生春陽周貧重儒世有積德春陽生逢卽公父操行廉平累贈文林徵仕郎陳留知縣戶部給事中娶王氏贈孺人繼雷氏封太孺人生子三公爲長王孺人出也生而厚重質訥及長美髯長軀清正有執不屑世俗一切立心制行動模聖賢讀書喜體會不事誦記爲文如其人自立意見不傍人籬下作生活弱齡應儒童試邑令小石劉公卽識爲大受器萬曆癸卯登賢書時年二十有四慨然以維風易俗爲己任竿牘請託痛絕不爲居尊人喪哀毀踰禮食淡滿三年厥後每遇誕忌之辰素服躬祭屏葷酒不言笑戚戚竟日至頭白不少易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一二十六

所稱終身慕非耶丙辰捷禮闈越三年己未對策大廷謁選除陳留以熹廟覃恩榮及所生涖任後卽盟之天日不以民間一錢潤私橐全副精神畢注于撫字興黜其善政規條與輿人祝誦俱載留士紳所刊韓侯持世實錄中是時璫焰薰灼逆祀遍天下在大梁尤極宏麗官于豫者爭捐重貲冀一錄名獨公若罔聞知任額派檄催終不一應七年不調再考卓異前後薦剡五十餘概無一字申謝或謂其迂或危其敗公曰吾行吾志升沈毀譽聽之天耳今上元年輯瑞赴闕以資深截留訪單未發已喧傳公爲第一人卽有懷忌者壓於公論稔其清操且轉喙而推轂也旣授戶垣重邀覃恩上疏極言文官愛錢陋習上嘉納之賜對平臺奉有破格優旌風

勵有位之旨爲從來未有殊遇時上勵精求治首重懲墨公
疏指陳剴切自大僚以及庶司靡不股栗長垣冢宰突於御
前諷令指名以自洗脫上因索指名甚急公終以風聞對以
是忤旨故僉都之推未蒙報可迨再疏得嚴旨公於是策蹇
出都矣歸來門庭蕭索依然寒素公處之宴如角巾布袍足
跡不履城市力田課子而外棲遲蕭寺洗耳溪流飄然有靖
節先生風海內仰公若泰山北斗年來起用之章迭上中外
拭目以望出山而公忽寢疾不赴易簀之日敝衣垢被無以
爲斂親識賻助以襄大事一生苦節至蓋棺而益著云嗚呼
余嘗感慨士大夫矜詡治行則人人清吏乃奢華綺麗炫耀
閭里問所自來西山東陵甚且仕籍未入廉恥早盡倉箱旣

溢漁獵不休往往爲鄉黨自好者笑公認定一廉字爲本領
作孝作忠俱從此得力觀其歷官八載到底一貧村婦俗子
話及清風齒頰津津有餘香焉維名教砥頹波光青史噫公
亦可謂不死矣公生于萬曆八年二月十三日子時卒于崇
正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酉時壽週一花甲元配劉氏伏龍
村人累封贈孺人貞靜柔嘉克嫻婦儀以勤恪相夫子生于
萬曆七年二月初十日子時卒于天啟六年七月初三日丑
時壽四十八歲繼娶張氏卒繼党氏俱未正嫡位重結髮也
男子六曰繼武廩膳生娶廩生習永祚女死寇難祀烈士祠
繩武附學生娶生員習永慶女緹武附學生娶朝邑儒官王
謙女爲孝廉祚妹繼聘朝邑党樹標女續武業儒卽余壻俱

劉出綿武業儒聘廩生袁應式女張出綜武方二歲未聘党出女子子一劉出適邵陽生員王復祖故通江知縣三策孫也孫男一印佑出緹武嗣繼武孫女二出緹武俱幼未字佳城卜于居西南三里許將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午時與劉孺人合窆余爲之銘曰孺慕不忘公之報親知無不言公之事君一介不取公之守身清白留之子孫勒之貞珉允足廉頑立懦而爲百世之所尊

澄庠創修泮池記

路世美

粵稽周時大學置辟廱言水旋邱如璧以明和天下凡侯邦咸立鄉學置泮宮言形如半璧以半於辟廱也厥制顧不鉅歟澄城縣學卽古之鄉學也自萬曆十七年遷學於按察署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一二十八

中規模粗定制置未完形家者每言新學獨得形勝第櫺星門基址太高於象爲室塞頰池未鑿於理爲沈滯沈滯室塞人文騰上必不速也癸卯科鄉榜果中一人而南官之捷尙爾難之一時負時名者白堯典鄭振基景運啟同余不肖率闔學諸生修補之議遂決言於令狐縣主以費繁不舉會入觀典等自輸已貲酌費釀金竣厥功焉及覲回惡其事不已出誣以修學科斂註誤多人十餘年註誤者已白垂翅者亦復奮翼自是庠中鄉會踵接聯第者亦往往不乏風水之說不可謂不驗也竊思文廟與宗廟同固不當輕議改建倘使宗廟塵浥典廟者亦可建議更新否乎乃當日學宮旣在城外非體而薪木毀傷忍使先聖無棲神之所耶前之人毅然

而移之知有夫子不知有文法難者謂獨少一告耳彼亦知告焉則不得移也嗟乎事雖鹵莽志實無他若夫星門泮水之所繫似不當與擅移文廟者同科而亦蒙不韙遂令後之人一切應爲者皆退縮不敢爲抑知余等爲澄之後學計者長而所以自爲計者有不暇乎卒之公道昭明人文蔚起筮仕縮半通者皆能自樹如韓給諫之忠亮孫計部之潔清尤表表耳目然則風水之益不又宏遠哉况後來之秀若欲滌濂洛之道岸窺洙泗之淵源觀旂戾止覩斯池也則思主靜以澄心而去乎垢見止水之無波焉審動以研幾而精乎識見溥博之淵泉焉蓄德以植材而裕乎用見逝者之不息焉志道以成章而養乎豫見盈科之後進焉家居則行法俟命

澄城縣志

卷二十四

藝文三

二十九

抱浴沂之襟懷得位則功斐迪篤運濟川之舟楫使人景而慕之謂澄庠之士有名儒也有名臣也庶不負當日開池之初意乎厥後城東南隅載建小塔而學工始完崇正甲戌仲冬癸酉科舉人路世美記

賡唐白君勸輸救荒記

漢南

淡從吉

周官荒政十有二凡遣人廩人之所掌皆前民之未饑而預儲之以待年之凶荒民是以遇災而無患雖有布衣之傑無所施其功德於民矣周官之法壞而救荒之政代亦不乏如李惺之平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呂東萊謂救荒之政周官之法爲上而李惺次之其說誠然矣漢有耿壽昌之常平隋有長孫平之義倉唐有劉宴備荒

之法雖不及周官遠甚要皆師其意而早爲之備上之人畱心民瘼也如此宋慶歷八年河朔大饑富鄭公舉數十萬流移之衆皆官舍處之官廩給之勸部民出粟增益之山林陂澤之利聽樵採無禁明年麥熟民以遠近受糧歸種種良法皆上之人自爲之周官不可復作矣而富鄭公之所爲當事者亦莫能取法一遇饑荒惟有一二青衿之好義者奔走丐募往來號呼於富人之門而已嗟夫假使青衿中絕無有仁人長者之風坐視溝中之瘠則天降之生民盡矣崇正六年澄大饑故邑令王公以覲去比入關聞澄荒動色不敢入有白君賡唐 爲富人倡復勸富人出金意出至誠隨所命莫之有違計所得賑金有幾復入窮鄉計戶口察民之不

能自食者有幾賑金多寡如飢民之差分散有耗輒以已金益之在百金外飢民有後至者賑金稍匱輒出家之粟米以賑青衿屢困而君屢活之便宜輒自專不俟白之王公王公愈重君闔澄之邑富者量力而輸財貧者計口而授食白君之力也崇正十年余與白君同試禮部見白君議論慷慨有心天下事余甚器之尙不知白君之爲澄人也及受命爲澄庠司訓入澄而白君在焉人有言白君救澄之荒功德在士民不淺夫白君身爲布衣猶能活澄城數萬人之命使其達而在上遇有凶荒豈與今束手無策立而視其死者同乎抑將自能救之也周漢後諸君子旣未可多得白君在今日指亦難再屈是以崇正六年之荒有救今十四年之荒無救也

嗟哉又聞人有言澄城之克非賊之勁蓋厥有由使白君在城中保我城無疑余又感於斯言以一人之去留關一邑之存亡以彼其人豈漫無關輕重天性者哉青衿謀與立石余追計其
之布衣而好義者白君諱堯典字賡唐鄉貢進士其先報吾先生盛德聞於邑祠鄉賢立石於先生之右以明先生之有子也崇正十四年辛巳